汶川地震10年祭

2008年到2018年，10年间，汶川地震灾区已经从当年的断壁残垣，发展到如今的繁荣兴盛。经历了巨大灾难的人们，从悲壮走向豪迈，并在幸福生活中感恩和回报全国人民的大爱。

敬礼娃娃的十年悲喜人生

2008年5月12日，正在灾区采访的《绵阳晚报》摄影记者杨卫华在废墟中发现了受伤的小郎铮，立即找来正在附近救灾的解放军官兵给予营救，还拍摄了著名的照片《敬礼娃娃》。

担架上，郎铮向解放军叔叔敬的那个少先队礼，瞬间感动了千万人。

从此，郎铮一家和杨卫华结下了生死之缘。

杨卫华和郎铮

2008年5月12日那天，本宝宝才3岁零一个多月，许多记忆都是碎片。

听老爸老妈说，我被埋在废墟下十几个小时，是亲人解放军救了我的生命，是杨卫华伯伯拍摄了我在担架上敬礼的《敬礼娃娃》照片。

震后，我开始惧怕黑暗，睡觉都要开着灯，时常在睡梦中惊醒，哭闹着不肯再睡，害怕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也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；很长一段时间，害怕听到“地震”“北川”等敏感字眼。从前，我自己每天乖乖睡十几个小时，震后一段时间我必须要抱着老妈，让她讲故事哄着才能睡着。之前老妈给我讲过3只小猪分别用稻草、木头和砖头盖房子的故事。震后一段时间，每当讲起这个故事，我总会若有所思，喃喃自语地加上一句“只有地震才能摇倒”，可见地震带来的阴影挥之不去。待身体愈合后，我被送去做心理疏导，一年后才逐渐恢复正常。

2013年“五一”前夕，驻渝某红军师装甲团邀请我们全家到部队参观。我兴奋地在地上打滚，因为当年救我的李帅叔叔就在那里。我们全家也为这趟感恩之旅做足了准备：我画了好几幅泥画，老爸老妈准备了一块“求助危难显真情，举手敬礼感恩情”的牌匾，外婆亲手绣了9双羌绣鞋垫，一同送到部队。

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小组长，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，也喜欢坐在小区和公园里画画，画童话中的人物、房子、奥特曼和小汽车。懂事后我明白了：解放军叔叔是救人的，长大后我也要救别人。

2013年10月，“敬礼娃娃”照片的拍摄者、我最敬爱的杨卫华伯伯确诊患上肝癌。我不懂什么叫“癌”，在我眼中，杨伯伯就像铜头铁臂的外星人、变形金刚或奥特曼，所谓的“癌”，只不过是“外星人”害了伤风感冒一类的小病，很快就会康复，而且永不复发。

2015年2月14日，老爸老妈带我探望肝癌复发的杨伯伯。我想哭，但哭不出来。握着他温暖的大手，我像往常那样微笑地看着他，静静乖乖地依偎在他身旁。杨伯伯给了我一个红包。他声音有些嘶哑，耐心问我的学习生活近况。他清晰记得，我还有8年多就要考大学。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：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锻炼好身体，全面发展。他还想看着我娶媳妇……可谁知道，那次相见竟成了我们此生的诀别！

2月26日下午3点多，满天阴沉沉的。老爸满脸严肃地把我拉到身边，噙着热泪，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告诉我，杨伯伯永远地走了！我扑倒在沙发上，拉过被子蒙住头大哭起来：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伯伯走了，我绝不辜负他生前对我的殷切期望……

如今在重点中学，尽管平时课业重，作业多，但我还在担任班干部。熟悉我的人都夸我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，同学眼中的好学生，老爸老妈心中的好儿子——嘻嘻，过奖了，这真心让俺脸红，小心脏快承受不了啦。

家里人都说我就像老爸一样活泼好动，古灵精怪。我从小就喜欢足球、篮球和乒乓球，多次代表校队参加比赛，得过很多奖；我的五官长得像老妈，做事也跟她一样细心。

10年啦，我开始慢慢长大懂事。我知道，身为新北川羌族孩子，我很幸福，但还需要百倍努力，才能真正成为有用之人，不让杨伯伯失望。

■ 郎 铮 四川省绵阳市某中学初一学生

最疼我的杨伯伯永远地走了！

黄自宏整理

爸爸说

摔倒必须自己爬起来

■ 郎洪东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情报大队 教导员

我为郎铮小小年纪能在那么个特殊时刻向救他的军人叔叔敬礼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在我看来，孩子尤其男生，只要有坚强的意志，与人为善，学会感恩，以后无论他做什么，都不会平庸。

从郎铮牙牙学语开始，我就有意培养他坚强的性格，教他做人的基本礼仪。学走路的时候，他常摔倒，我从不拉扶，而是鼓励他自己爬起来；别人给他帮助或者东西吃，我都要求他及时说“谢谢”。他喜欢和我玩“立正敬礼”“齐步正步”的游戏，且进步神速，不到两岁，就熟练掌握了敬礼要领。每当周末我一回家，郎铮就来一个标准的敬礼，再扑到我怀里，还把我的警帽戴在头上，奶声奶气地喊着“一二三四”踢正步。

这些年，郎铮在绵阳市从幼儿园读到初中，都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。我和妻子在县城乡镇之间转辗工作，一家三口兵分三路，每逢周末和假期才在绵阳相聚。儿子很喜欢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，周末和假期，我都会陪他去小区篮球场挥洒汗水。他现在的身高已经长到1米70了。

10年前那场惨烈的地震曾经带来的黑暗、支离破碎与噩梦早就已经过去。10年后的今天，北川县城焕然一新，我们的生活水平、幸福指数都在不断提升。我们是新北川的建设者，也是新北川日新月异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

下个月“5·12”10年纪念日就到了，我们全家准备赴北川遗址参加公祭活动，缅怀那些难忘的人和事。

黄自宏整理

郎铮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 杨 博摄

妈妈说

属鸡少年“凤凰涅槃”

■ 吴晓红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香泉乡 党委书记

郎铮属鸡，经历大地震后，算是“凤凰涅槃”。

震前的郎铮很调皮、很淘气，常常拿着奥特曼玩具打孙悟空玩具。震后他懂事了许多，从被救那一刻开始，躺在担架上的他没哭，不住地问外婆，家里人都好吗，爸爸妈妈在哪里？把家里所有人都问了一遍。把我母亲弄得热泪滂沱。

郎铮手术后，我陪护了一段时间，他总喜欢听我讲英雄和警察的故事。出院后，他爬楼梯再也不让人抱。外公外婆进门后，他会跑过去开灯拿拖鞋，还为老人捶腿推背。

郎铮出了名，得到全国那么多人关爱，但我们全家依然把他当作普通孩子，生活中不给他丝毫骄纵。我们希望他全面发展，好好读书，健康快乐，做对社会有益的人。这些年，郎铮从没因为更多人关爱帮助，就不学习、不进取，反倒更自觉地用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回报世人给他无尽的爱。

在我看来，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、必备的生存能力与知识结构，是豆蔻年华的最大财富。相比同龄孩子，郎铮的言语和心智虽然有些早熟，但他还是照样跑跑跳跳、哭哭笑笑、唱唱闹闹，健康成长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我和老公平时支持孩子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每年假期带孩子去旅游，用心感受快乐与成长。去年小升初考试，郎铮考取了一等奖奖学金。

照片中昔日那个超萌无比的孩童，不知不觉已经长成唇上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一圈绒毛、额上有时隐时现美丽青春痘、嗓音逐渐沙哑浑厚的翩翩少年郎。儿子现在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保持前20名，业余爱好多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。郎铮说他想考清华，当一名生物科学家；也想考国防科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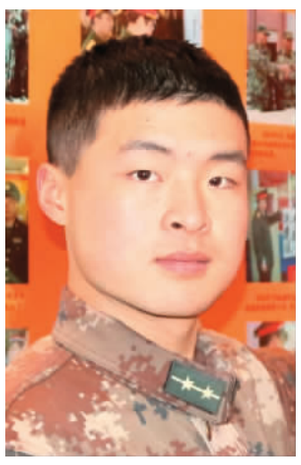
我坚信，等他长大后，这个羌族孩子一定会把自己融入中国力量，努力建设新北川、新绵阳、新四川。

黄自宏整理

难忘地震时刻

■ 欧阳宇航 驻藏某旅军官

四川娃儿就是要雄起



欧阳宇航

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重创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，当时我在彭州中学上高三。

地震发生后，我立刻行动，协助班主任疏散同学往楼下跑。在3楼拐角处，我突然看到五楼有两个班的同学还愣坐着。我连跑带爬冲上楼，挨个教室门口大喊“地震了！快跑啊！”同时疏导他们下楼撤离。4楼有一名女生躲在课桌下不知所措，我毅然背着她跑下楼。那个下午，上下楼无数次，我组织疏散了100多人。从操场回望摇摇欲坠的教学楼，看着个别同学和老师受伤流血，我有些后怕，但最后还是累得躺在操场上睡着了。

父亲是一名老兵，曾在云南服役十多年。我从小耳濡目染，继承了军人勇敢和处变不惊的精神基因。地震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，体会到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怖，感受到生命的可贵。

2008年6月27日18岁生日那天，我参加了央视举办的“抗震救灾英雄少年颁奖晚会”，还收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被保送军校。

军校4年，每想偷懒懈怠，我总会想起抗震救灾时军民克服万难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情景，这种百折不挠的力量一直支撑着我奋发图强。学校并没有因为我拥有“英雄”身份而给予照顾，反而对我更加严格要求。我自己也发誓，一定要比同学们做得更好。

母亲下岗多年，后来自己打工，父亲是公务员，收入也有限，但我从不向家里提过分要求。因为懂得了珍惜和节约，我更愿意帮助别人。大学4年，我一共攒下5000元津贴，毕业前夕全部捐给长沙市儿童福利院。

经过多次申请，2013年7月，任职锻炼一年后，我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某旅，开启军旅梦。雪域高原确实艰苦，温差大、海拔高，日照辐射强，还缺氧，但我向来不缺斗志，工作训练标准也更高，因为四川娃儿就是要雄起！如今部队生活强健了我的筋骨，让我更加阳刚与成熟。

震后，在福建省的援建下，故乡彭州市和母校彭州中学重新焕发了蓬勃生机。今年春节，我和妻子在老家喜结连理。我们坚信彭州的明天会更好。

郎噶尼玛整理

回望救灾日子

■ 赵天荣 某集团军 上士

“温柔”的“拒绝”

赵天荣

2008年5月12日，作为新兵的我正在驻训。夜里连队突然接到开赴灾区抢险救灾的命令。一路上全是往山外徒步迁徙和车载转运的伤员，越往里走伤员越多。当看到被巨石砸扁的小轿车、被垮塌山体拍倒的大楼、担架上残肢断臂的伤员和路边空地上用手巾盖着脸的尸体，我才意识到灾情的可怕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和悲伤压抑着我，泪水湿透衣襟，心里只想救人！

从紫坪铺水库到阿坝铝厂，再到大山深外的震中映秀镇，仅有的两条道路全在震中被毁，映秀镇成了孤岛。我们团（原陆军第13集团军直属工兵团）奉命以工程技术手段迅速打通水陆生命救援通道。我是水上分队成员。我们迅速架设起3座载重60吨的漕渡门桥，通过这条水上生命救援通道，往震中映秀镇运送救灾人员、食品、药品和饮水，回运伤员和被困民众。

岸边密密麻麻等待被救援的民众看到我们开来漕渡门桥，就像看到诺亚方舟，争先恐后地抢着往门桥上爬。漕渡门桥一次最多运载300余人，为了伤员最先得到救治，上级要求我们优先转移伤员和老弱妇孺，我和10多名战友被派去维护秩序。

面对生死，每个人的求生欲望都十分强烈，我只能强迫人们等待。说实在的，大家等待转移的这个地方很不安全，说不定下一刻一次余震一个大塌方，我们就都没了。为高效组织大家撤离危险，我含泪给民众做工作，感到自己十分残忍，甚至都不敢回看那一双双被我“温柔”拒绝的眼睛。救援行动整整持续了一周，才将震中滞留的伤员、民众近5万人全部运送到集中安置点。

救灾行动进入中后期，我又先后参加了搭建帐篷、板房，给安置区消毒、平整场地、运输建材等工作，在灾区待了整整8个月，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灾后重建任务，我还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。

近年来，我先后6次随部队执行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任务，还远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。我把每次任务都当成一场生死考验，全力以赴，力争做到最好。只有如此，才配得上“中国军人”的称号，才对得起“敬礼娃娃”敬的那个礼。

王永安整理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